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列傳三十四

李迪字復古濮州鄆城人也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舉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代還直史館為開封府發解官 真宗東封泰山以迪通判兗州既而坐前發解舉人失當降監海州鹽稅明年以右司諫知鄆州再遷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遂知制誥 真宗幸亳州為留守判官亳升節制以迪知亳州代還知永興軍尋除陝西都轉運使召為翰林學士是時知秦州曹瑋數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乃求罷 真宗問誰可代之迪曰非瑋莫能制也 陛下重發兵得非將上 玉皇聖號耶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 真宗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



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 真宗令採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以進 真宗曰不意頗收在吾禁中矣未幾喃廝囉寇邊復召問對曰堽必克後數日捷報至 真宗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壁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歲荐饑三司調用不給 真宗召問所以濟之之策迪對曰 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無費儻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不加賦矣 真宗爲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又言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起殆天所以儆戒於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 真宗嘉納天禧元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東宮建以迪爲太子少傅迪辭以 太宗時未嘗立保傅遂止兼賓客加禮部侍郎寇準罷相 真宗欲相迪迪固

辭一日對滋福殿 皇太子出拜 上前曰蒙以賓客爲宰相真宗顧迪曰復何辭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真宗不豫令 皇太子總軍國事首相丁謂獨請 皇太子止決常務他皆聽 旨迪固爭不可謂曰即 上躬良已何以處之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力爭不已自是 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餘皆聽旨謂益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安能徇權臣以取容乎時二府並進秩乃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又欲進所善林特爲詹事迪不可又欲以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又不可至 上前斥謂擅權不法事願與謂俱罷且言寇準無罪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於是謂罷爲吏部尚書迪罷爲戶部侍郎翌日謂知河南府迪鄆



州謂尋復留貶迪衡州團練副使謂竄起為秘書監知舒州徙江寧府又徙青兗二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朝京師章獻明肅皇后謂迪曰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子至此如何迪曰臣不知太后有至德也章獻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明道元年遷工部尚書章獻崩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迪再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一不為於是呂夷簡忌之景祐二年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王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如是耶改知相州尋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因奏呂夷簡結荆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闕鑿義詔鞠之乃迪在中書時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改戶部尚書知兗州

復資政殿大學士是時元昊反契丹背盟迪請臨邊拜章信軍節度使判天雄軍徙青州引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曰文定三子東之附傳徽之補之仕至列大夫

東之字公明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除館閣校勘遷直集賢院擢天章閣待制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東之學行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累遷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卒年七十八謚曰懿靖東之性簡易詳練本朝故事與人交必盡情實云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幼孤鞠於仲父宗元里人張震有道之士也曾從之學謂有將相之器甫冠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齊州代還直史館景德初契丹始修好所致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曾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與抗稱南朝



非外夷狄之意 真宗嘉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天書降 詔作  
玉清昭應宮規創萬楹廷臣莫有言者曾列五害願省損制度  
奉使契丹而還者邢祥辭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皆賜鐵  
券曾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以安其心何為及宗支哉祥大慙大  
中祥符六年為翰林學士一日 真宗晚坐承明殿召對命謁  
者諭之曰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毋謂朕慢卿也初違制之法  
無故失 坐徒二年曾知審刑院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  
以失論 真宗不悅曰如是不復有違制者曾曰如 陛下言  
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九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時王欽若挾祥瑞迎合 人主意陰排異已者 真宗怒責  
大臣當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  
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

為相乃以禮部侍郎罷曾政事頃之知應天府天禧初民訛言  
有妖若飛帽搏人自京以南皆驚恐曾夜開里門捕倡言者  
民乃定徙天雄軍復為參知政事再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方 真宗不豫也有諷皇后謀稱制者  
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令 天子決政資善堂天下固矣屬望  
而劉氏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惟演悟不  
敢異議及 真宗崩丁謂欲 皇太后對近臣決政事 皇帝  
獨判望見群臣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畫可於禁中曾曰  
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非劉氏之天下柰何使 兩宮  
異處柄歸宦者禍端兆矣乃奏請如東漢舊制 太后坐右垂  
簾同聽政謂與允恭改 皇堂抵罪參知政事任中正言於仁  
宗曰謂被 先帝顧命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不忠無足議於是



謂貶崖州中正而下十數人隨亦廢黜是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立朝茲邪懼焉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踰年進吏部尚書嘗請用孫奭馮元勸講殿中又自采聖賢事迹會解用爲規戒曾薦參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 章獻未用曾奏曰臣言呂夷簡而未用以臣度 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耆之上耳且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 章獻曰固無此意行且用矣夷簡遂拜相 章獻與政久稍通請託曾力裁制忤 章獻意及 章獻受冊供帳天安殿曾執不可於是改文德殿 章獻滋不悅王清昭應宮災 章獻有再興葺意曾又以為不可乃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魏人愛其政生祠之改鎮天平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

召拜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是時呂夷簡爲昭文相專決事曾與夷簡議論多不協力求去以右僕射出知青州既入謝改判鄆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由宰相罷政而帶職自曾始曾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禮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餘每廣朝大會盛服 謁者視進止如有

尺寸士大夫服其清修莫敢干以私者嘗云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故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正皇祐中曾弟子融言臣兄曾事 章聖興諸生不十年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 章獻聽政臣兄確然秉正勤翊王家大業以安 陛下幸詔詞臣勒銘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且不朽因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



上之 仁宗乃御篆旌賢碑三字賜其家其後踵為故事治平  
中以曾配享 仁宗廟庭

子融初用曾奏為將作監主簿又舉進士獻 為文章召試集  
賢院為三司判官以直龍圖閣知河陽荆南府遷天章閣待制  
為三司副使子融以材自奮籍籍為聞人遷工部侍郎集賢院  
學士知兗州不赴以刑部侍郎致士卒年八十一子融初名皞  
字子融及趙元昊反乃請改令名嘗集 本朝禮為禮閣新編  
五十卷又論次五代事為唐餘錄六十卷

臣稱曰 章獻擁 幼君制天下時大臣怙權乘之以逞曾毅  
然奮忠臨大節而不可奪卒使 帝室尊榮禍亂不作可謂社  
稷之臣矣夫賢者以身為天下用而安危繫焉曾佩安危之奇  
功烈光明何媿於古宜 仁宗之旌異云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父鸞為鹽亭令知白幼好學鸞  
喜曰大吾門者子矣遂不復仕知白舉進士為靜戎軍解州推  
官定武軍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平中西北未寧中外多言  
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  
數千言 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出知劍州復召試  
中書拜直史館江南旱命知白安撫及還授京東轉運使周伯  
星見百官稱賀知白獨以為人君當修德以應天星之見何所  
繫焉因極陳治道之要 真宗曰知白在外而乃心 朝廷可  
謂知所職矣陝西饑命知白按巡尋知鄧州拜龍圖閣待制知  
審官院知白以 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建請選臺  
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 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以知青州  
還朝求領國子監 真宗曰知白倦於處劇耶宰相言知白更



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工部侍郎是時王欽若爲相與知白議論多不合以疾辭位罷爲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司南京衆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論者多之徙知亳州仁宗即位召入爲樞密副使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重名器無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六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節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二  
列傳三十五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也唐漢陽王柬之之後生百日始能啼舉進士爲鄆鄉簿遷射洪令歲旱禱白崖山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鄆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改襄邑令又知邵武縣除御史臺推直官遷監察御史當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試諸科爲巡白王司有親戚在進士中願引避不聽因自言真宗是之自是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所江南轉運使缺中書進擬數人真宗自除士遜焉士遜謁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使識大體其後士遜所至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也徙廣東



當是時天下置天慶觀士遜言令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請  
因諸舊觀爲之 詔如其請移漕河北久之遷爲 壽春郡王  
友除直史館初宰相將除士遜翊善記室 真宗曰翊善記室  
府屬也 王皆受拜令 王尚少宜命士遜爲友令 王荅拜  
又爲王府諮議參軍 仁宗爲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  
子又爲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兩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  
太子詹事天禧五年擢拜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張知白薨  
仁宗謀相王曾薦呂夷簡曹利用士遜 章獻亦欲相士遜  
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趙州上曹汭變汭利用  
從子也官鄉郡所爲不法時內侍有忌利用者陰毀之于中  
仁宗以問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爲之爾利用大臣 不知  
狀利用既得罪士遜亦罷知江寧府王曾復薦呂夷簡可相遂

以夷簡代士遜居二年朝 京師除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復  
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呂夷簡罷  
相進士遜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爲 章獻明肅皇后 章  
懿皇后山陵使先是百官皆詣洪福院上 章懿皇后謚冊  
已而入慰士遜乃與同列過樞密使楊崇勳園飲百官立庭中  
以俟日中不至爲御史所彈罷爲左僕射知河南府復拜呂夷  
簡爲相而崇勳亦罷以使相守河陽他日同入謝 仁宗見士  
遜班崇勳下即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  
南呂夷簡罷相 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爲相明年隨堯佐罷復  
拜士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郢  
國公元昊叛嬖書始聞 朝廷爲之忿然士遜即議絕和問罪時  
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既而和事一絕元昊遂



入寇西鄙用兵士遜議揀輦官爲禁軍於是輦官皆誼訴待漏  
院士遜上馬將朝而遮道不得進馬駭墮地士遜年老不自安  
始也 仁宗因復召呂夷簡爲相士遜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  
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 仁宗欲臨奠左右言其日庚戌  
仁宗曰朕以師臣復何避文彥博曰 陛下過於唐太宗辰日  
哭張公謹遠矣始士遜七歲喪母養於其姑姑亡徒跣扶匱  
仁宗爲追封爲南安郡君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言其欲  
反者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言儉言動搖 朝廷若一  
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 仁宗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  
亦寢爲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時謂之爲和鼓惡參  
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知開

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馮士元市第事士遜揣知 仁宗有不  
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 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曷  
見上爲明辨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也遂言於 仁宗 仁宗疑  
以朋黨琳及道輔於是俱被黜士遜又嘗納女口於宮中侍御  
史楊偕劾其罪且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爲也然士遜爲人  
寬厚亦有過人者一日 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  
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爾士遜曰 陛下旣未見其章疏不可  
以空言加罪望 陛下訪之積十數請 仁宗曰竟未之見也  
然爲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爲辨其不然 仁宗意乃解其後  
士遜歸老啓國于鄧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  
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也祖龜祥嘗知壽州遂以家焉夷簡大理



寺丞蒙亨之子而宰相蒙正之猶子也夷簡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曰今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 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筭時王曾爲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宰相王旦旦謂曾曰君識呂夷簡否曾曰不識也它日復問曾曰嘗訪之士大夫人多稱其才者旦曰此人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對秉鈞軸曾曰公何以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曾曰奏請何事旦曰如不稅農器是已既而擢提點兩浙刑獄方是時大建宮觀南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則以其亡命捕繫其于夷簡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輓運宜須河疏通以卒送之 真宗以夷簡爲有憂國愛民之心可其奏除侍御史知雜事寇準知永興軍榷 姦徒湖南有過關而上變事

者夷簡曰此必有以使之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真宗從之改起居舍人擢知制誥西蜀饑出爲安撫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雷允恭擅移 皇堂而丁謂庇之命夷簡與曾宗道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盜陵中金寶狀聞允恭誅而罷謂相乃以夷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自祥符以來崇奉 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采甚盛夷簡建議請納 天書于陵中而官司儀衛悉罷夷簡處事類如此 真宗既祔廟 章獻后欲 神主復日悉陳其平生服翫夷簡奏曰 太后於 先帝喪祭之禮曲盡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 先帝惟遠姦邪進忠直推心待下克己抑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鄙寧謐人物庶富 皇帝德業日茂 太后壽樂無憂此乃報 先帝之大節也 仁宗嘗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



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夷簡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  
仁宗深以為然終 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故事輔臣因郊  
恩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令天聖七年以戶部侍郎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時王曾為首相與夷簡  
同列果如王旦之言曾嘗從容與夷簡具道旦語皆嗟嘆以為  
不可及王清昭應宮災曾因是罷相 章獻意欲復修夷簡固  
請罷之以答天戒拜昭文館大學士進吏部侍郎監修國史  
章懿皇后上仙夷簡因奏事 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  
章獻即起挽 仁宗入內有頃獨坐謂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內外事無不當與 章獻怒曰相公  
欲離間吾子母耶夷簡曰 太后它日不欲保全劉氏乎 太  
后不以劉氏為念則臣不敢言若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

章獻悟乃曰 宸妃也夷簡曰 宸妃之薨當斂以后服實以  
水銀司天承 章獻之意且言歲月葬未利夷簡默其說乃發  
哀成服備禮以葬 章獻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 神樞夷簡  
遽求對言其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 章獻使內侍羅崇  
勳諭夷簡曰向夷簡道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為宰相  
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因正色謂崇勳曰 宸妃誕育 聖主而  
送終之禮如此異日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崇勳大  
懼馳以告 章獻於是始從其言大內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  
對 仁宗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獨夷簡不拜 仁宗遣問其  
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 上 仁宗為舉簾見之然後拜初 章  
獻后養荆王子于禁中既長矣夷簡請出之 章獻欲與  
仁宗伴讀夷簡曰 皇帝富於春秋非親儒學之臣則恐無以



輔導 聖德即日命還邸中 章獻崩夷簡上疏請正朝綱塞  
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言甚剴切  
章獻既崩或疑 章懿之喪 仁宗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  
貌如生使者馳入奏 仁宗於 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人  
言其可信耶先是 章懿之葬命晏殊撰志文殊謂 后無子  
至是 仁宗親政殊為參知政事一日內出志文以示夷簡曰  
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夷簡曰宮省事秘殊之不  
審理容有之然方 章獻臨御若明言 先后實生 聖躬可  
乎 仁宗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夷簡  
輯睦 二宮保全大臣如此明道二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陳州期以半歲召還是歲復入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郭后與尚美人楊美人

爭寵尚氏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 仁宗自起救

之誤傷 仁宗頸 仁宗大怒內侍 文應白 仁宗以爪痕

示執政大臣而謀之夷簡遂欲廢后 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  
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 乘輿乎夷簡將廢后

請 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

范仲淹帥臺諫詣閣門請對須臾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即

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其後 仁宗欲立民間女陳氏為后夷簡

力止之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

禮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負置大宗正以總之

始王曾薦呂夷簡為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及王曾復相夷

簡專決政事曾不能平因對斥夷簡嘗納賂市恩 仁宗以問

夷簡夷簡請置對曾亦請罪求去遂以曾知鄆州亦除夷簡鎮



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慶歷元年拜司空封許國公二年兼判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自西鄙用兵劉平死于陳黃德和誣平降賊 詔腰斬德和議者以 朝廷使官者監兵主帥節制不得專故平失利乞罷監兵 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 仁宗委夷簡擇其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官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 詔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 仁宗許之翌日都知押班叩首乞罷監兵於是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狄衆是其說唯夷簡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殆矣乃建議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

城郢計也卒建北京識者避之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夷簡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議所以答之者耳無深憂也仁宗然之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而出至殿門幄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 議無甚難遂

不復求昏而 朝廷許增歲幣與之再和以疾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仁宗憂之乃剪髭賜之以療疾夷簡薦范仲淹

富弼韓琦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可大用因再引退拜司徒固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靖夷簡為相方 章獻臨朝內外無間言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王曾家請篆其墓碑 仁宗慘然思夷簡書懷忠碑三字賜之治平中配享 仁宗廟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位宰相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少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累遷史館修撰夷簡薨  
知制誥拜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秦州召為龍圖閣學士  
徙河陽留侍經筵未拜而卒年五十七方夷簡在相位士大夫  
喜進者頗附之故事多涉干請者

公弼字寶臣以父任為將作監簿累遷至直史館河北轉運使  
在部四年蠲冗賦及民負債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  
仁宗知其能擢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初夷簡薨 仁宗思之一日公弼奏事 仁宗目送之  
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延州還為  
羣牧使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弼至人以為少威斷會營  
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劔死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

國法不可不受劔汝所請亦不汝違命杖而後斬之復召為羣  
牧使權三司使 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為不善求  
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 英宗曰朕往在宮中卿不與  
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拜樞密副使 神宗即位遷  
刑部侍郎樞密使公弼上疏以謂人君不可以聖自尊當用晦  
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而虛文無實尤不可不察陳  
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公  
弼謂既使之去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未易  
遽行也 神宗以沙門島罪人數多即竄還議立法且欲復行  
肉刑公弼以為不可上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  
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况堯舜  
尚用之此徒言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



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有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之觀聽况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 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令之犯刑者衆臣願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 神宗納之時王安石變更 祖宗法度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與韓絳議論多不協從孫嘉問小人也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於是罷爲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以疾請知鄭州是時王韶方取洮河 神宗恐韶生事欲使公弼帥秦鳳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疾作乞還道除河陽未至更拜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以父任爲奉禮郎稍遷判吏部南曹

仁宗見其

對詳雅以爲可用累官右諫議大夫爲陝西都轉運使時

朝廷已復綏州遣使議守與弃久不決以公孺往廊延與郭遠議定公孺至則與遠請存綏州且具三年儲侍久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元祐初爲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擢戶部尚書請老提舉醴泉觀以卒公孺清儉不妄言笑與人寡合云

臣稱曰宰相之位必得人而後可以持其權蓋位者君子行道之具而權者因以爲利用也得其位用其權而道於是乎可行夷簡相 仁宗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主治喪之禮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矣請建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與噫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



其功最大者乃在於處 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  
患於未萌制治於未亂 朝廷以之安靜公卿士大夫亦賴以  
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三  
列傳三十六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也少孤苦學以文謁戚綸綸器異之舉  
進士為定遠尉又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  
人以為利號魯公浦天禧元年 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  
職考所言以為殿最宗道與劉燁同選自通判河陽擢為右正  
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罕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  
進司自是為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有區別能否豈  
朝廷所以為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有庸暗有司無  
敢擯斥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政什常二三介然自守孜孜  
政事什無一二欲裕民美化可異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  
親見而考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試



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爲才與不才得以進退之  
縣令其命銓曹倣此施行庶幾得良守宰助宣聖化 真宗嘉  
納之 仁宗爲皇太子除右諭德時天書降乾祐山中宗道上  
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  
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謀誕妄以惑  
聖聽也踰年遷左諭德 真宗一日遣中使召之至其家俟之  
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 上訝來遲其將何詞以對宗道曰  
第實言之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  
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宗道之言  
真宗問宗道何故私至酒家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  
貧乏桮盤故就酒家觴之也 真宗善其無隱自是有大用之  
意以直龍圖閣奉使契丹 仁宗即位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

政除宗道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  
繁密而曲爲銓吏之姦弊至是多釐革之凡科條闕次悉揭示  
庶下人以為便雷允恭擅移山陵 詔宗道與呂夷簡按視還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禮部侍郎 章獻問宗道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武后幾危社稷唐之罪人也 章獻默然時有上  
書請立 章獻七廟者 章獻以問輔臣宗道力以為不可曰若  
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何 章獻與 仁宗將同幸慈孝寺欲  
以大安輦前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夫沒從子 章獻乃從後行宗道在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  
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爲驕橫宗道屢折之凡  
貴戚近習莫不斂迹天聖七年薨于位贈兵部尚書謚曰肅簡  
薛奎字伯執絳州正平人也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致公



輔舉進士爲隰州推官徙儀州是時靈武用兵州郡皆發兵夫  
調軍食奎部至監州下虎砦會久雨粟多腐因謂轉運使盧之  
翰曰今粟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所食之翰欲劾奏之奎徐曰  
用兵連年人罷轉餉令幸軍食有餘安用此以徒困百姓哉之  
翰意解聽民還所在感悅既久悉奏除之知莆田縣又知長水  
縣徙知興州向敏中薦其才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  
坐失舉免起通判陝州天禧元年河北蝗命奎安撫改淮南轉  
運副使遷江淮發運使疏真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以八  
百萬而食京師擢三司副使坐與三司使爭事改直昭文館知  
延州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嚴爲治肅清  
京師拜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宗節儉屏聲色凡數事  
仁宗深嘉納嘗館伴契丹使蕭從順從順言漢使至契丹皆見  
太后令請入見奎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子亦未  
嘗見也乃不敢請或讒奎漏禁中語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  
秦州又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節與僚吏夜會佛廟有戍  
卒殺人于市市人皆走奎密遣捕之而坐客莫有知者爲政明  
決蜀人以張詠比之召爲龍圖閣學士三司使未幾拜參知政  
事遷給事中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嘗見有始而無終  
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勵精爲治而天下晏然  
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仁宗深納之  
時邊吏言契丹將大入寇輔臣俱言擇將備邊之策奎獨曰契  
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  
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仁宗顧奎曰果如公言奎與  
王晦叔俱嘗守蜀而皆有名至是同爲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



蜀事晦叔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明道二年章  
奎曰臣在蜀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明道二年章  
獻謂太廟欲被天子黻冕臣下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太  
后必欲被黻冕見祖宗不知作男子拜耶女子拜耶乃止及  
章獻崩仁宗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  
若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黻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  
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斂因言內侍羅崇勳輩久用事于中不斥  
之恐偕以為亂崇勳等卒被逐是時大臣皆罷獨留奎且倚以  
為相而苦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都督卒  
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簡肅奎持身端重不苟合真宗  
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勤心萬務而簡乎燕  
幸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  
為朝廷重真宗善其言及輔仁宗謀議無所避尤善知  
人范仲淹龐籍明鎬在下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也隋文中子第績之後名同英宗御諱  
故以字稱舉進士為鞏縣簿又舉賢良方正入等授著作郎知  
定海縣通判陳州與修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待  
制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舉劾罷知壽州改  
淮南轉運使知開封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為政嚴平而不  
可犯人以此張詠為之謠曰蜀守張後王惠我赤子而

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昌召為給事中太子賓客寇準被罪  
晦叔即其壻也落職知汝州責郢州團練副使天聖四年復給  
事中知永興軍召入為御史中丞屬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  
繫御史獄章獻后臨政謂晦叔曰此人火非天災必戮守衛



者晦叔上疏謂王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  
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不當復建仁  
宗及章獻悟薄前守衛者罪於是修宮議亦寢七年以工部  
侍郎參知政事明道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知陝州遷吏  
部侍郎徙河陽河南府召入為樞密使景祐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文康晦叔方  
嚴簡重有大臣體以時尚奢侈躬自節儉食無兼味廐唯瘦馬  
天下推其賢焉子益柔

益柔字勝之少力學為光祿寺丞尹洙見其文曰贍而不流制  
而不窘未可量也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元昊叛上備邊  
選將之策杜衍使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  
與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條其可任者與衍意合衍薦于朝除

集賢校理蘇舜欽以祠神會客事除名會者悉逐而言者又謂  
益柔作傲歌坐奪職監復州酒稅久之為開封府推官改三司  
鹽鐵判官熙寧初因轉對言置相不可不審賢才必兼優乃可  
用如不得已寧先賢後文詔三司判官各陳所知益柔獻崇  
儉制田均稅三策歷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除  
秘書監出知蔡楊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維為膠水令凡九年而卒子  
孫因家焉齊少孤好學李迪見其文謂有大志舉進士冠甲科  
真宗觀齊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駟  
從狀頭給駟從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除直  
集賢院遷右正言仁宗即位改右司諫同修起居注兼侍御  
史知雜事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齊言天子新即位



惟演連姻 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售已惠搖撼衆心遂不許  
改三司戶部副使使契丹還知制誥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

章獻后出金繒脩景德寺命齊爲記內侍羅崇勳主營寺事使  
人陰謂齊曰趣爲記當參知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故遲之崇勳怒讒於 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  
密州 章獻諭宰相取所撰記始上之徙知應天府除御史中丞  
章獻遺語以楊太妃爲太后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班賀齊毅然  
曰 天子明聖奉 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尉天下之  
心豈宜太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可 太妃卒不與  
政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  
使交趾虐其部人有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亦以爲叛  
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給荆湖間田使自營

若遣去必不復還本部若散山谷當爲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爲  
亂惟演諷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  
而碑刻云逆準不 齊言於 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  
於天下豈可令姦黨厚誣 仁宗遂令磨去 仁宗欲立陳氏  
女爲皇后齊力爭罷之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邊臣言契丹祭  
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議備邊計齊以謂契丹必不敢渝  
約既而邊奏果無警言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罷爲戶部侍郎  
久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曰忠肅改曰文忠齊精學博聞  
寬大沈默善知人如龐籍段少連等皆所薦也有子早卒以從  
子延慶爲嗣其後有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初補太常寺丞祝復舉進士累遷京東陝西路提  
點刑獄 神宗即位爲同脩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秦鳳路都



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初王韶進兵河州賊徼其歸路延慶  
亟以兵赴救賊解韶全師而還韶既得河岷入奏延慶攝帥事  
會上元張燈西賊乘間伏兵北關下遣使偽來請內屬謀舉火  
為內應延慶覘知斬首以徇北邊伏兵惶駭宵遁知成都府移  
帥涇原初茂州舊無城惟植鹿角利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基  
我地乞罷築不許蠻遂叛延慶坐區處失宜降天章閣待制嘗  
得安南九軍法讀之謂諸將曰漢蕃兵馬未整幸今無事可依  
此團結以備調發乃以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  
四部為左右前後而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  
又以蕃兵人馬為別隊各隨所近分隸諸將諸將之數不及正  
兵之半所以制之也處老弱於城砦使漢蕃不相雜所以防其  
變也書成上之會廊延亦分畫兵將延慶條上廊延所奏未便者

神宗是之召還知開封府旋除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移  
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閣歲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定武  
哲宗即位除工部侍郎改吏部以卒延慶有學問平居簡默遇  
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初齊既得子延慶自陳歸宗籍所  
有付之無一毫私焉

臣稱曰烏虜天祚明德鎮撫其社稷則有剛毅不回之士立乎  
其朝且山有猛獸木無斧斤之害水有蛟龍魚無網罟之厄國  
家有剛毅之士則姦邪無睥睨之心威見於外也宗道沮立廟  
之請奎爭服冕之議晦叔寢修宮之役齊却臨朝之謀陳善閉  
邪有大臣節真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四  
列傳三十七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也其父承皓太宗時上平晉策補

右侍禁後與契丹戰没于河朔竦以死事恩授丹陽簿上書乞  
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承皓殞身行陳

陛下錄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陛下以枕石

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忝科

第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陛下以荷戈控

弦為勇則臣生不繇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

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馳而較其先後矣

真宗頗嘉之既中制舉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入為直集賢

院遷右正言真宗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



公宰相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慶國公書未幾同脩起居注是時  
參知政事丁謂請 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欲治玉清  
昭應宮復道發運使李溥欲致海上巨石為三神山於會靈觀  
池中 君臣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為不可其事遂寢及大臣  
領玉清昭應宮使以竦為判官竦由是附會神怪僥倖進取遂  
遷知制誥初竦與妻楊氏不睦楊氏訟其過左遷知黃州徙鄧  
州又徙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徙壽州  
歷安洪二州洪俗信巫有疾輒屏去親屬飲食衣樂悉聽於神  
死者甚衆竦索部中得巫一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祀以聞

朝廷 詔江淮以南皆嚴禁絕天聖三年丁母憂是時 章獻  
明肅皇后聽政宰相王欽若素與竦厚善乃微服至 京師圖  
進取欽若王之遂起復知制誥奉使契丹竦辭不行其表有父

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  
樂之聲等語當時謂其四六為精絕明年為翰林學士兼侍讀  
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與  
宰相呂夷簡不協改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 章獻崩罷為  
禮部尚書知潁州徙青州又徙應天府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  
為三司使元昊叛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鎮忠武知涇  
州明年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  
陳執中共事多不合徙鄧州 仁宗遣使問攻討元昊之策竦  
言 太宗時李繼遷擾邊命李繼隆等五路出討卒無功而還  
真宗時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貨易  
華夷其勢非特繼遷比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不過要市  
朝廷爾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見其可也願下



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其緣邊和  
市可坐待其弊也時議者多不以為然於是徙判河中府慶歷  
二年徙蔡州君拜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姦邪在陝西怯於  
用兵今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凡十八疏遂罷言者不已以吏  
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復宣徽南院使  
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  
名府又明年召以為相制下而言者又言竦嘗與宰相陳執中  
不協不可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未幾親事官夜入禁中  
將為亂皇城司皆坐譴逐內侍楊懷敏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  
又以竦結懷敏而曲成之是日京師無雲而震者五仁宗  
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草制出  
之遂罷知河南府皇祐元年加侍中移鎮武寧改封鄭國公明

年以疾求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七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曰文正  
考功以竦行不應謚改曰文莊竦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  
歷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所至立  
保伍之法盜賊不發閭里恬然性素貪多商販部中喜離間僚  
屬以鈎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子安期  
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范雍字伯純世居河東其曾祖仁恕從孟氏入蜀為相祖龜從  
昶歸朝為左屯衛將軍父德隆為供奉官葬河陽因家焉雍舉  
進士為洛陽簿天禧中為京東河北轉運使時兩河宿兵大賈  
轉粟而下獲利甚厚雍移他郡緡錢市糴於德棣間運以餉邊  
頗減橫費徙京西路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召還又以為安撫使除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加龍



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玉清昭應宮災章獻皇后  
有再葺之意雍言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今火出非意豈  
非天之譴乎如又將葺之民不堪命矣章獻悟乃止章獻  
崩罷爲戶部侍郎知陝州既至又改永興軍徙河陽以資政殿  
學士知河南府遷吏部侍郎元昊叛拜鎮武軍節度使知延州  
一日元昊驅衆十萬至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召劉平來援  
通判計用章固執以衆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旣戰歿雍  
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拜資政殿學士  
知永興軍遷左丞加大學士雍在永興全城浚池言者以爲驚  
擾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葛懷敏敗于定州邠岐  
之間皆恐惟永興人心恬然復知河南遷禮部尚書卒年六十  
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忠獻初雍在延州辟計用章爲通判用章

臨邛人也以進士起家稍遷至秘書丞旣從雍辟嘗請脩城壘  
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爲意恐朝廷  
之憂關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不以爲然及元昊以兵圍城二  
將陷陳都監黃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用章曰用章屢獻  
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爾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  
陷之至此若令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  
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尚何言會其夜  
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  
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田况  
亦以爲言起監隨州酒明年復故官用章後知龔州終都官負  
外郎雍子宗傑至兵部負外郎直史館孫子奇紹聖間爲吏部  
侍郎寶文閣待制子奇之子坦政和中爲戶部侍郎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也舉服勤詞學科中選授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除直集賢院 仁宗即位為三司戶部判官契丹使來以琳為接伴使言 皇太后當遣使通書北朝琳以為禮不可通問拒止之使者屈時脩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琳追脩書成遂脩起居注知制誥天聖五年琳館伴契丹使蕭蘊杜防蘊出生圖謂琳曰中國使至契丹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之琳曰此 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曰大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兩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對 仁宗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特細事爾將許之琳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之乃已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白已而果有火吏如琳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燕人無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

軍以白琳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者可使告者來而告者卒不至蜀人歲為社以祀灌口神琳曰往時不誅李順故大亂乃捕為首者戮之或以琳殺人以為蜀人怨且亂矣 仁宗遣使視之使者還言蜀無事召知開封府禁中火下府使治之琳曰此天災也不可以罪人 仁宗為緩其獄卒無死者

遷龍圖閣學士 御史中丞久之為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

明年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時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兵間不可其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喃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



之琳曰使峭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間使  
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之利乎寶元二年鄭戩知開封府發  
琳使府吏馮士元抑孀婦市第及買女奴責光祿卿知潁州已  
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復尚書左丞為資政殿學士時建北京  
內侍皇甫繼明典營造宮室欲侈大其制琳以為方事備邊又  
困民以土木不可繼明數有論奏 仁宗遣一御史視其曲  
直御史直琳遂罷繼明遷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  
撫使拜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北院使判延州  
元昊死諒祚立尚幼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請授三將節度使以  
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於夷狄不如因而撫  
之議者以為失機會皇祐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大名  
府琳持重不撓前後守魏十年魏人愛之改鎮武勝又徙鎮安

卒于鎮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文簡琳為人嚴深長於政事  
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飲酒笑歌不復有勢位之間  
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當 章獻聽政時琳嘗獻武后臨朝圖  
及章獻崩 仁宗在邇英謂侍臣曰琳心行不佳而琳竟大用云  
臣稱曰以天下為度者不以我之私而藏怨焉昔漢文既立脩  
代來功而謂朱虛侯初謀立齊王故誅其功夫名寬大長者莫  
如漢文也猶不忘朱虛之怨况其他乎當 仁宗之初 章獻  
在御而琳乃以武后臨朝圖為獻尊崇 母后以求容悅及  
仁宗親政非特無怨而竟用琳出入將相幾二十年非 仁宗  
之盛德亦豈能容之世稱 仁宗可比漢文此則過之矣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也舉進士為蓬萊尉嘗知廬陵縣召為監  
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遵與知吉州高惠連有隙惠連言遵前



在廬陵受賄請逮治詰遵往對卒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入為侍  
御史青州大姓麻氏其富冠四方契丹之寇澶淵也兵至臨淄  
麻氏率莊人千餘據堡自保鄉里賴之全濟者甚眾虜退麻氏  
斂器械盡輸官留什二三以衛其家家既富饒宗族橫於齊麻  
士瑤有孫姪懦弱士瑤恐其分財幽餓而死遵發其事因索其  
家獲兵器及玉小印乃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懼伏私蓄  
禁兵刻玉寶將圖不軌 詔按實誅之麻氏遂衰而遵由是以  
擊搏知名知邢州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復入為侍御史知雜  
事踰年為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 章獻皇后嘗  
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射督成之因獲進用天  
聖七年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年六十八贈吏部侍郎遵  
為吏尚嚴故所莅必震肅云

趙稹字表微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為安定軍判官稍遷殿中  
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益州路轉運使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咨  
訪有平允之稱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鹽鐵副使拜集賢院學  
士知益州坐市錦寬縱落職字題京兆復為集賢院  
學士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累遷刑部侍郎 章獻后臨朝既  
久劉美有婢出入禁中稹厚結之天聖八年遂為樞密副使明  
道二年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  
六贈太子太保謚曰僖質



在廬陵受賄請逮治詰遵往對卒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入爲侍  
御史青州大姓麻氏其富寇四方契丹之寇澶淵也兵至臨淄  
麻氏率莊人千餘據堡自保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虜退麻氏  
斂器械盡輸官留什二三以衛其家家既富饒宗族橫於齊麻  
士瑤有孫姪懦弱士瑤恐其分財幽餓而死遵發其事因索其  
家獲兵器及玉小印乃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懼伏私蓄  
禁兵刻玉寶將圖不軌 詔按實誅之麻氏遂衰而遵由是以  
擊搏知名知邢州徙滑州爲京西轉運使復入爲侍御史知雜  
事踰年爲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 章獻皇后嘗  
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射督成之因獲進用天  
聖七年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年六十八贈吏部侍郎遵  
爲吏尚嚴故所莅必震肅云

趙稹字表微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爲安定軍判官稍遷殿中  
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益州路轉運使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咨  
訪有平允之稱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鹽鐵副使拜集賢院學  
士知益州坐市錦寬縱落職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復爲集賢院  
學士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累遷刑部侍郎 章獻后臨朝既  
久劉美有婢出入禁中稹厚結之天聖八年遂爲樞密副使明  
道二年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  
六贈太子太保謚曰僖質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五  
列傳三十八

李諮字仲詢臨江軍新喻人也諮幼而父出其母日夕泣涕求  
母還乃至絕暈茹鄉里稱其孝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  
遷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 仁宗即位知開封府權  
三司使建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度日益滋願一切裁抑之詔  
校一歲經費減冗長者什之三又以商人入粟邊郡筭茶與犀  
象爲虛實三估坐耗官帑請以實錢參紐初商人有厚利而諮  
照其姦蠹一旦革之怨謗滋起而議者是非不一詔請郡遂除  
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變茶法奪職徙知杭州復以舊職知永  
興軍衣冠子有恃陰犯法者悉杖之境內肅然徙知江寧府久  
之復爲三司使累官至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又二年加戶部



侍郎爲知樞密院事是時榷茶之法浸壞乃詔詔與蔡齊更議之詔以前變法獲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詔所變法而官無濫費詔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爲稱職三班使臣舊七年磨勘李迪爲相奏減二年詔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方用新制事雖均頗爲衆怨卒于位年五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憲成

盛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也舉進士稍遷至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契丹犯邊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爲開封府推官坐決獄失實謫監洪州稅起爲三司鹽鐵判官遷知制誥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內出絹命工別繪度因言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比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

遼竭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襍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備禦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兵甲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哉乃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爲河西隴右圖以獻爲翰林學士史館脩撰會寇準罷度以嘗交結周懷政出知光州丁謂用事復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起知筠州徙虔州又知徐蘇揚三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嘗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求之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兼茂明於體用科今戎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曉法律能按



章覆科後亦取其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竝行復為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兼龍圖閣學士明道中  
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禁  
解鹽地分聽商旅入錢筭鹽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尋授  
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  
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  
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至是曾夷簡求退一日 仁宗  
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  
得而知 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  
以此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者俱罷政而  
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  
士元彊取其鄰所賃官舍為鄭戩所發罷為尚書右丞知揚州

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  
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肅度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 真宗

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  
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天禧三年  
郊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與  
度時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  
得封度多猜險僚吏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起  
拜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王鞞字摠之趙州臨城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人及長狀貌竒  
偉館於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妻之以女宋氏親族或侮易之  
化基曰後三十年鞞富貴矣舉進士為婺州觀察推官代還  
真宗見而異之特轉著作佐郎稍遷至三司鹽鐵副使 章獻



臨朝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京師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挾章獻媼家有司莫敢忤其意者醜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執不可遂罷之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脇軍校為亂者醜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眾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明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元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遷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又明年以西師不利議鄉兵久而不能決遂出知河南府始曹瑋在定武謂醜曰公不十年必摠樞柄當是時西邊有警公宜善備之醜曰若如君言何以教我瑋曰頃趙德明嘗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德明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乎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計其時正當公摠樞柄之日公宜勉之醜殊未以為然也至是元昊叛醜竟以處置失宜罷去醜在河南每對僚吏歎瑋之明識醜卒年六十四贈戶部尚書謚曰忠穆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也年十六善屬文應舉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投試卷場屋中謂之王回文召試舍人院除安豐簿遷殿中侍御史詔博文按朱能乾祐天書連逮者眾博文為治首惡脇從者皆得減死論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再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母子無絕法遂請得以恩封之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入為三司戶部判官



累遷龍圖閣待制權三司使與內侍羅崇勳鞫曹汭獄于真定府博文知章獻怒曹利用及汭誅議者或謂博文文致之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汭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予之錦袍銀帶茶綵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坐法皆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免死者衆景祐元年除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久之知真定府遷給事中歲餘召為三司使拜同知樞密院事凡三十六日而卒年六十六子疇疇字秉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為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舉疇為之屬時有宦官在職疇辭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之然耻以朝士大夫而為閹人指使也遂不就賈昌朝舉疇編脩唐書慶歷中仁宗獵近郊疇言十

事以諫召試直祕閣至和中為開封府推官又為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為三司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英宗疾既稍愈未出疇請以時御朝又請朝謁祠廟會大臣亦請英宗從之自是遂聽政遷翰林學士居數月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於是知制誥錢公輔言疇資淺望輕在臺素餐不可以大用英宗既用疇而黜公輔疇在位五十五日而卒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忠簡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也中服勤詞學科擢為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吏坐臧以失舉責監河中府稅頃之通判果州改祕書郎擢右正言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改右司諫



知制誥出知杭州代還知開封府觀為人寬厚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有犯夜者觀乃問有人見否犯夜者曰固無人見也人傳以為笑景祐初為翰林學士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觀舉文彥博為御史時以為得人寶元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後二年罷知相州除資政殿學士徙澶州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久之復為御史中丞以父居業年高請使郡進觀文殿學士知許州遷尚書左丞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而父方為幕職官觀以官回授其父 朝廷從其請居業官至太府卿觀在許以憂去官哀毀過甚既練而卒年六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孝觀平生未嘗草書因自為詩曰保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 仁宗嘗飛白清字賜之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也舉進士為奉禮郎僉書宣德軍節度判官召試為集賢校理直史館同脩起居注知制誥訓詞深雅時謂常楊不逮也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姦利事流之於海島於是參知政事程琳知樞密院盛度皆坐黜康定元年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是時陝西用兵戩請巡邊以圖破羌之策大臣忌之明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浚治西湖民賴其利徙鄆州又徙永興軍未幾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戩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 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及疆事少寧還知永興軍初劉滄建議築水洛城



以通秦渭援兵。戩因令滬與董士廉督其役。會戩罷四路而宣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為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寇至，因令罷役。滬等不聽，乃械送德順軍制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兵，仁宗遣使問戩，戩對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乃益脩邊備，以防戎人侵軼。遷吏部侍郎，拜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謚曰文肅。戩初以文章有聲場屋間，性彊毅，明峻意，所欲必行之。衣冠子有豪縱犯法者，必法外黥配，餘皆惕息云。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圜四世孫，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因上言河北利害，且謂虜必大入，請飭邊備。未幾果有澶淵之役。真宗奇之，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權三司鹽鐵判官。坐與徐奭試開封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責監鄂州稅務。徙

知宿鄆建三州梓州路轉運使，召還為戶部判官。迂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鹽鐵副使。出知真定府，有議欲省兵河北者，布言今西北二虜包藏禍心，以窺伺中國，未可以弛備。改知天雄軍。迂集賢院學士，知許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復知真定府。慶歷元年，召拜樞密副使。明年罷，知河陽。以太子少保致仕。再迂太子少師，始布歸休洛中，作五知堂，以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恭惠。布性純約，方輔政時，其子遜嘗上書，歷詆大臣，亦以其父為不才。御史魚周詢因疏布曰：不才之迹，其子具知。然議者以遜詆父為不孝，而周詢又引其語以逐布，為不知體云。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六  
列傳三十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同州代還直  
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  
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束帛使過家為之時人榮之徙淮  
南召還為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隨於詞命非所長也出知  
應天府徙揚州未幾除知開封府 仁宗為皇太子拜右庶子  
周懷政得罪隨坐假與白金落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復降  
為秘書少監知通州久之復給事中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  
秦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恩獎故坐法眾隨至下令能  
自歸者免仍隸舊籍由是多所全活徙河南府入為御史中丞  
遷翰林學士明道二年除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景祐中進吏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輒不合无大臣軀以災異援漢故事請罷除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曰章惠隨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善佛慕唐裴休之爲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居浦城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爲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君子知其後必大母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

玉象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歸化縣稍遷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景祐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曰先太后臨朝羣臣邪

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故大用也元昊反命兼樞密使明年拜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慶歷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封郟國公徙河南府以疾引年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侍中謚曰文憲後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曰文簡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章獻后嘗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然陝西用兵呂夷簡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更秉政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爲夷簡既



薨殊衍仲淹弼亦去位而得象為相如故卒以老辭位云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善屬文號神童景德初張知  
白安撫江西薦之得召試又試詩賦論殊自言臣嘗私習此賦  
不敢隱 真宗異之因試以它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祕閣  
使得悉讀祕閣書明年復獻所為文召試中書為集賢校理連  
丁家艱 真宗即其家起復 仁宗封昇王以殊為記室參軍  
仁宗為皇太子為舍人擢知制誥除翰林學士為左庶子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  
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真宗以謹密稱之 章獻明肅皇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  
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  
定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季士天聖三年以禮部侍郎為樞密

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 章獻旨坐以笏擊  
折其齒罷留守南京與季校延范仲淹以教授諸生天下具  
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為  
三司使復拜樞密副使未幾改參知政事 章獻謁太廟有請  
服袞冕者 章獻以問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初 章懿后上仙  
殊撰志文謂 后元子及 仁宗親政以殊知江寧府未行政  
亳州徙陳州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  
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  
充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  
陝西天下弊於兵殊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  
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 仁宗悉施行  
之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及



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仁宗既厭西兵閉天下因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  
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四年秋諫官孫  
甫蔡襄彈奏殊撰 章懿皇后志文事因言殊役官兵治邸舍  
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殊既以事罷  
而仲淹等亦相次罷去徙知陳州又徙許州迂戶部尚書拜觀  
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鑿留侍經  
筵提奉万壽觀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 殊性剛  
峻遇人以誠雖處富貴奉養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世賢  
士大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等皆出其門其擇壻又得  
弼楊察爲文贍麗應用无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其篤孝老而  
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

杜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也父遂良尚書度支負外郎衍幼孤  
及長舉進士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安  
撫使以衍治行之優命攝守鳳翔二州之民爭挽之遷河東京  
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轉運使入爲戶部副使進天  
章閣待制出知荆南府徙河北都轉運使遷樞密直學士知天  
雄軍召拜御史中丞會有 詔與三司使副擇吏人能否而升  
降之有欲以事中行者且揚語於外曰衍奏請盡黜諸吏吏僅  
千餘人詣衍第諠譁不可抑明日入對願窮治即推吏首惡抵  
于罪衍復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遷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又  
徙永興時西鄙用兵勞於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之區處計  
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  
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什六七召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



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陝西兵久不解 詔夏竦議  
攻守計竦列二策以上衍用守策與宰相議不能得請免不許  
慶歷三年爲吏部侍郎樞密使范仲淹嘗出行門下時爲參知  
政事數爭事 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會契丹駙馬  
劉三蝦避罪來歸邊臣欲以官縻之諫官亦有請衍以謂 本  
朝與契丹結好久不可以生事還之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衍爲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  
弊事以脩綱紀而衍尤抑絕僥幸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  
積至十數必面納之 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  
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幸浸不說衍多知 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

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  
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衍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  
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壻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爲  
御史劾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  
罪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  
進用請屬吏衍不爲置對又范仲淹富弼偕出宣撫言者隨攻  
之 仁宗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爲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尚書  
左丞出知兗州衍爲相凡百日而罷去明年上章願上印綬乃  
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而得請以東宮三少致  
仕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故爾衍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  
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舊無居第既退方葺舍南都出入如平  
日無軒冕者好吟詩晚喜草書臨終戒後事皆有法作遺疏于



餘言其略云勿以久安而忽邊防之戒勿以既富而輕財用之  
原又請早建儲副以安天下心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  
正獻

臣稱曰事有矯拂於人之情而吾獨不愧於中者公而已衍相  
仁宗抑僥幸脩紀綱而固以至公一時然府有所不郵也昔姚  
宋罷斜封官而開元之盛實歸之衍亦多封還內降而仁宗  
賴以絕濫進之階慶歷之光明俊偉衍與有力焉烏虜衍之賢  
其知爲治之體者與其得爲相之道與



